

第八回 良友強為拉分 奸人遂致成讎

良朋原要相規諫，不為嬉游圖飲宴。縱然宴飲亦悲傷，褻狎不恭誰責善。少年裘馬人爭美，逞技微歌真可願。何須今日強成歡，個中匪類將成怨。

右調《玉樓春》

話說江潮見雪婆已去，奔至家中，恰好昨日的姬仲親在門首撞見，又拉了少年朋友四五人：一個年十九歲，叫做沈彬，字文全，現任吏部尚書的公子，為人慷慨仗義，極是有風力的；一個年十八歲，叫做李宵，字叔夜；一個年十七歲，叫做路玉貞，字潤之；一個年二十歲，叫做丘上，字石公，就是那丘宜公先生的嫡弟。都是同進學的，年紀都長似江潮，江潮都要稱他為兄。那丘石公尤其惡賴，倚著乃兄是江潮的有力先生，凡事要壓他一分，又要啖他的東西。聞得眾位各出分金二兩，他卻來做個分頭，銀子一厘也沒有，祇出兩個肩頭，扛著一張嘴，又且胡言亂道，一味油花，更貪酒色。

當日江潮留這五位書房中坐，丘石公就開言道：「江兄正在得意之秋，為何有恙？想必見了甚麼美人，被他引了魂靈去，於今害相思病了。」江潮吃了一驚，就像曉得他的毛病了。眾人一齊道：「江兄是個少年老成，必無此理！丘兄不必疑心。」丘石公道：「我也不管閑事，祇是如今承諸兄盛情，要出分金二十兩，叫隻游船，請一個絕色的美人，陪了江兄到虎丘去，奉兄的酒。你心下肯也不肯？」江潮心上厭他，聲也不做。眾人齊道：「使得的！有個王妙娘纔止一十五歲，美之不已。請他一日一夜，要紋銀十二兩。如今止請陪酒，六兩也罷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就請陪了江兄一齊也罷。」江潮祇不做聲，聽他胡言。眾人道：「江兄心裏肯了，祇恐江老伯與伯母不容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先生是看我面上，再不見責的。祇是分金已有四位了，這六位我不好去拉，須要姬兄去拉。」那姬生道：「這題目太難，小弟祇管自己一分二金得了，其餘不干我事。」原來，眾朋友都是有父師管下的，別樣分金自然肯出，聞得挾妓嬉游，這幾個都不敢來，何況分金太重，都不肯出。祇有沈、姬、李、路四家是富貴公子，又且父母不十分管他的，況有丘石公引頭高興，四人共有八兩，其餘並沒有人了。江潮道：「承列位兄長美情。祇是小弟日來不耐游玩，家父母見說挾妓飲酒，也覺不美，實是不敢奉命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掃興得緊！」江潮道：「小弟因有賤恙，祇喜靜坐。若諸兄盛意已定，留作秋間看月何如？」眾人道：「那裏等得到這許久？趁今四月天氣，正好游玩。」丘石公道：「明日小弟同沈兄自去拉，有了十分，不怕江兄不肯去！江兄平日是極高興的趣人，如今為何這般假道學，有這許多作難？」江潮道：「小弟豈不欲領諸兄厚情？實以病體不禁游賞。諸兄請回，另日小弟薄酌相邀，以釋諸兄之興罷了。」眾人一齊起身辭出。

丘石公這番走到江宅，穩指望大啖一番，誰知啜得幾杯空茶，江信生就趕他們起身；且要做江生名頭，拉幾十兩分子，留些後手，誰知江生執意不肯，分明是打破了他的好事，心上深以為恨，冷笑而別，對眾友道：「江家小畜牲很是無禮！我們好意奉承他，他反不知香臭，趕我們！他那秀才虧我家兄代筆做的，他竟道自家的本領了！今日這樣怠慢我，就是怠慢家兄一般。這等可惡，我一定要暗算這小畜牲，方出得這口惡氣！」眾人一齊勸道：「丘兄息怒！江兄平日間待弟輩極厚，如今有病在身，心情實不耐煩，不是故意怠慢我們。既是好朋友，那裏計較得許多？況且他還是孩子心性，丘兄，你是老成的了，不要作難他纔是。望兄恕他一次，切勿記懷。我們四人情願備一小酌，代江兄陪禮。」丘石公道：「我如今也不發出來，諸兄何必苦勸？」眾人裏面，除了沈文全都是怕那丘石公的，不敢則聲，各自散去。

姬賢心裏祇恐那丘石公暗算江潮，怏怏不置，要與江潮說知，緊緊防他。先自偷酌，去請四位並江潮來，陪丘石公的禮。沈文全竟不肯來。江潮並不耐煩，是姬賢先與說知備細，勉強他來的。江潮不飲，眾人也不肯苦勸，姬賢如紅娘一般，中間委曲調和。丘石公口裏雖說不氣，胸中不知是怎樣的荊棘，席間惟恣意大嚼而已。李宵道：「江兄並無得罪，除非小節不到，求丘兄切勿介意！」與賢姬同斟了大觥，來敬丘石公。丘石公飲了酒，撫撫江潮的背，道：「我平日是極愛你的，那裏怪你起來？」做出無所不至的丑態。江潮不去睬他，對眾友道：「小弟先要別了。」眾人拖住了他，他灑脫了，一徑奔回家中。那丘石公十分不悅，各人都有些沒趣而散，有詩為證：

莫說殷勤結友朋，友朋今日欲欺凌。

慎交擇友宜詳審，勿謂同袍可娘稱。